

八 十 年 代 中 国 文 学 新 潮 丛 书

新
潮
小
说
选
评
二

张 志 英 张 学 正 选 评

缤纷的小说世界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缤纷的小说世界

新潮小说选评（二）

张志英 张学正 选评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5 印张 318 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5.60 元

ISBN 7-80505-075-9/1·75

前 言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百花竞放，群星闪烁，新潮迭起，流派纷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为了向国内外读者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最新成果，我们编选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新潮丛书》。

丛书第一批共六册，即：

《缤纷的小说世界——新潮小说选评(一)》，包括意识流与心态小说、纪实小说、抒情小说；

《缤纷的小说世界——新潮小说选评(二)》，包括通俗小说、象征与哲理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缤纷的小说世界——新潮小说选评(三)》，包括文化寻根小说、荒诞与黑色幽默小说；

《缤纷的小说世界——新潮小说选评(四)》，包括新乡土市井小说、意象小说、性爱小说；

《骚动的诗神——新潮诗歌选评》，包括朦胧诗、西部诗、新生代诗、开放的自由体诗；

《多声部的剧场——新潮戏剧选评》，包括荒诞剧、象征剧、梦幻、意识流剧、多声部的哲理剧、写实、象征异面融合剧。

丛书选收的作品一求新，二求精。所谓新，就是侧重选

收体现着新的文学样式、新的艺术手法、新的思潮流派的作品；所谓精，是要从大量作品中选收优秀的或有代表性的作品。总览全书，读者可对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多元化文学新潮有一概观，并可从中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大体流向。

我们在每篇入选作品之后附有关于作者的简介和对作品的评点。希望这些介绍和评点能对读者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一些参考。由于作品的不同以及撰稿人的风格各异，故介绍和评点在写法上并不要求恪守一个统一的模式。

丛中绝大多数是1980—1987年间公开发表的作品；个别发表于1979年的作品，考虑其在社会上与在文学界的特殊影响，我们也予收录。这对于读者对文学现象进行整体性、连续性的思考或许有些助益。

入选的同一体裁作品按类编组；每类作品中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先后。鉴于作品在形式、手法等方面互相交叉渗透的实际情况，对作品作确切分类是困难的；本书粗略分类只是为读者阅读提供一点方便。每篇作品均注明该作品第一次发表的时间，以便查考。

由于丛书特有的选篇角度和篇幅上的限制，许多名篇佳作未能入选。对于这种无可弥补的遗珠之憾，望广大作者与读者能予理解。

这套丛书虽不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份完备的记录，然而她却表达着我们编选者对彪炳于史册的新时期文学的热烈礼赞以及对当代中国文学灿烂前程的殷切期待。

编者

张学正、张志英、李丽中、田旭修

一九八七年九月于南开园

目 录

通俗小说	(1)
神鞭.....	冯骥才(4)
橡皮人.....	王 朔(95)
象征与哲理小说	(217)
鱼 钓.....	高晓声(220)
迷人的海.....	邓 刚(234)
北方的河.....	张承志(275)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383)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扎西达娃(386)
冈底斯的诱惑.....	马 原(413)

通俗小说

通俗小说是一种以愉悦为其主要功能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小说体裁，它具有故事性、惊险性、传奇性、娱乐性、大众性等特点。传统的武侠小说、公案小说、言情小说、演义小说都是有广泛影响的通俗文学作品。现在通俗小说的范围又有扩大，除新侠义小说、新历史演义、新武林小说以外，风俗小说、科幻小说、侦破推理小说、新民间故事、新评书等，都是通俗小说的新品种。

新时期的通俗小说是近年来通俗文学思潮中的一个产物。

通俗文学思潮于八十年代初兴起，八三、八四年达到高潮，至今仍保持不衰的势头。通俗文学思潮对该族群和严肃文学（纯文学、美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象北京的《啄木鸟》、武汉的《今古传奇》、河北的《神州传奇》、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都在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数百万份，通俗小说更是汗牛充栋，不计其数。通俗文学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通俗文学作品都爱不释手，形成有巨大能量的审美心理。通俗文学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构成部

分。

“通俗文学热”的兴起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社会的、心理的、文学的多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国泰民安，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得到提高，因而就要求有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特别是经济改革，促使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要求精神上得到调剂，而通俗文学作品正是调剂八小时以外文化生活的理想精神食粮之一。第二、读者对世俗生活的寻求。过去，由于长期的“左”的禁锢，人的世俗情感受到压抑；思想解放运动，使世俗观念也得到了解放，因此，反映世俗生活的通俗文学就自然受到了欢迎。第三，文艺作品的商品属性得到肯定。受价值规律的支配，一些编辑、出版部门为追求经济效益大量编写、出版通俗文学的报刊和图书，也大大刺激了通俗文学的发展。第四，外部因素的激发。如福尔摩斯、克里斯蒂、松本清张等的侦探推理小说，金庸、梁羽生的香港传奇小说，琼瑶、三毛的言情、纯情及外国风情小说，以及香港、日本、美国、墨西哥等国的电视连续剧，都对通俗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激发作用。

目前通俗小说的创作大致有三种类型。

一是传统通俗小说，如冯育楠的《津门大侠霍元甲》、柳溪的《燕子李三传奇》，基本上是以传统的手法创作的通俗小说。

二是雅文学与俗文学的融合。如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等。关于这一点，冯骥才在谈到自己创作《神鞭》的体会时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决心写一种用历史观照现实的小说……我有意把荒诞手法与写实主义的社会风情画糅合在一起，把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融在一起，想方设法弄出一

种既写实又荒诞、既通俗又脱俗的小说来。”

三是现代传奇。如青年作家王朔的《橡皮人》等作品，以传奇故事的形式表现现代生活内容，可以说是通俗小说创作的一种新尝试。

从总体上看，通俗文学的作用是积极的。大多数读者通过阅读通俗文学作品，不仅在精神上得到了调剂和休息，而且思想上受到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教育，社会效果是好的。当然，也有些作品内容比较平庸，格调不高；还有一小部分作品，散布封建迷信，诲淫诲盗，低级下流，在读者特别是在青少年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不能因此就否定通俗文学的主流，更不能因此否定通俗文学本身。把通俗文学和庸俗文学完全等同起来是错误的。

神 鞭

古古古古古古，今今今今今今，
古非今今今非古，今亦古兮古亦今；
多向精气神里找，少从口眼鼻上认，
书里书外常碰巧，看罢一笑莫细品。

那年头，天津卫顶大的举动就数皇会了。大凡乱子也就最容易出在皇会上。早先只有一桩，那是嘉庆年间，抬阁会扮演西王母的六岁孩子活活被晒死在杆子上。这算偶然，哄一阵就过去了。可是自打光绪爷登基，大事庆贺，新添个“报事灵通会”，出会时，贾宝玉紫金冠上一颗奇大珍珠，硬叫人偷去。据说这珠子值几万，县捕四处搜寻，闹得满城不安。珠子没找着，乱子却接二

连三地生出来。今年踩死孩子，明年各会间逞强斗胜，把脑袋开了瓢。往后一年，香火引着海神娘娘驻蹕的如意庵大殿，百年古庙烧成了一堆木炭。不知哪个贼大胆儿，趁火打劫，居然把墨稼斋马家用香泥塑画的娘娘像扛走了。因为人人都说这神像肚子里藏着金银财宝。急得善男信女们到处找娘娘。您别笑，您也得替信徒们想想：神仙没了，朝谁叩头？！

天津人，好咋唬。有人直目瞪口呆说，他看见娘娘给人藏在鼓楼东海福南味店的后院里。一伙人不管掌柜伙计阻拦，跳墙进去，把堆在院角两垛黄酱坛子胡乱折腾一遍，也不见影儿，肝火没处泄，就砸酱坛子，还有的往上边撒尿。偏巧这家掌柜和知府大人沾点亲，便把闹事的抓起几个来。索赔却赔不起，因为，这几个都是整天惹祸招灾、无事生非的土棍儿，家里顶多一床褥子，两床被，几十个臭虫，连吃饭的家伙都没有。这下子，主张禁会的老爷们算逮住理儿了，到处嚷嚷说，天津卫这地方五方杂处，民风强悍，重义尚气，易滋事端，不宜举办这种倾城出动的皇会。可谁能把会禁掉？

您再想想，天津卫地起是靠渔盐漕运发的家。行船出海，遇上黑风白浪，就得指望海神娘娘护佑了。即使头品顶戴，大聚宝盆，也拿灾病没辙，更别说命同猫狗的小百姓们。所以人们就借着海神娘娘诞辰吉日，百戏云集，万人空巷，烧香祝寿，讨娘娘高兴。还要把娘娘的塑像从东门外的天后宫里请出来，黄轿抬，华辇推，各会随驾表演演技，城里城外浩浩荡荡绕几天，拿娘娘的威严，压一压邪魔妖怪。

人都说，人管不了的事，全归神仙管。天津卫这里的“三界、四生、六道、十方”，都攥在娘娘的手心里。可是娘

娘也有偷懒耍滑的时刻，又把一些扎手的事推回到人间来。原来神仙也会推活船儿。人不尽天职，天不从人愿，于是就生出今年皇会上这桩稀奇古怪的事来。

一 邪气撞邪气

三月二十二，照例是娘娘“出巡散福”之日。

这天皇会最热闹。津门各会挖空心思琢磨出的绝活，也都在这天拿出来露一手。据说今年各会出得最齐全，憋了好几年没露面的太狮、鹤龄、鲜花、宝鼎、黄绳、大乐、捷兽、八仙等等，不知犯哪股劲，全都冒出来了。百姓们提早顺着出会路线占好地界，挤不上前的就爬墙上房。有头有脸的人家，沿途搭架罩棚，就象坐在包厢里，等候各会来到，一道道细心观赏。

干盐务的展老爷今年算是春风得意了。他顺顺当当发了一笔财，又娶了一房如花似玉的小婆，心高气盛，半月前就雇了棚铺，在估衣街口最得看的开阔地，搭一个气派十足的大看台。上头用指头粗的宜兴埠苇子扎成遮阳棚顶，下头用冒着松香气味的宽宽的白松板子铺平台面，两边围着新席，四匹红绸包在外边，又打胜芳买来几盏花灯挂起来。另外还雇了几个打小空的，换上一色青布裤褂，日夜轮班站在台前护棚。

俗话说，这叫拿钱壮的，也是拿气壮的。怕事的小百姓们不觉站远些，不知哪股邪气要是和这股气撞上，非出大事不可。谁知这预感居然应验了。请往下看——

自打出会那天，展老爷新娶的小婆就闹着要登台看会。

谁不知，这小婆是打侯家后小班里赎来的姑娘子。本名紫凤，善唱档调，艺名唤做飞来凤。这飞来凤本是弱中强。如今决不象一般从良女子，隐姓埋名，稳稳当当过起清闲富足的日子。她偏偏要到这紧挨着侯家后的估衣街上露个脸儿，成心叫人认出她，看她，咬着耳朵议论她，却不敢对她这个摇身变成官眷的老娘指指点点。她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这种贫贱身分，只要在人前一出头，展家大奶奶死也不肯同时露面，这就能压过大奶奶一头。但她没料到，大奶奶不来，展老爷也不敢来，死缠硬逼全没用，她便赌气自己来，而且打好主意闹出点名堂，叫姓展的一家子知道她不是软茬儿。

她坐在一张铺着绣花垫子的靠椅上，戴着翠戒指的雪白小手有姿有态地往扶手上一摆，在她的身后，站着一个小妈子，头上梳着苏州撅儿，横竖插满串珠、绒花、纯银的九连环簪子，足登小脚细羊皮靴，青洋绸肥腿裤，月白色大襟褂子绷着四寸宽的花袖箍儿，襟口掖着一条纺绸帕子。她姓胡，人叫她胡妈，是展家最会侍候人的老佣人。当下她站在飞来凤椅子后边，还在飞来凤身旁放一张茶几，摆好各类零食，象大官丁家的糖堆儿、鼓楼张二的咸花生、赵家皮糖、查家蒸食等等，名家名品，应有尽有，罩上玻璃罩子，防备暴腾上尘土。但飞来凤很少掀开罩子捏点什么吃，却偏偏让胡妈把台下挎小篮卖杨村糕干的村姑叫上来，张口就说“包圆儿”了。其实她根本不吃这种街头小食。她一是摆份儿，二是成心糟践展老爷的钱。这还不算，每逢一道会来到棚前，她必叫仆人拿着展老爷的名帖去截会。依照皇会的规矩，有头有脸的人家，如果专意看哪一道会，便叫仆人拿着名帖到会头前，道一声辛苦，换过帖，请求表演，就算把会

截住了。会头把旗子一摇，小锣当当一敲，全会止住，表演一番，象狮子、重阁、法鼓、杠箱等，都有一段精彩的功夫。演过一段，会头的小锣当当再响两声，就走过去，后一道会便跟上来。截会的人必须送上事先预备好的点心包，做为犒劳答谢。

飞来凤早就使钱请来“打扫会”，把台前街面喷水扫净。这几天，她不管有没有看头，逢会必截。展老爷财大势大，捧出他的名帖，谁敢拨楞脑袋。何况她犒赏极厚，看台上一边堆了数百包点心，一码十斤大包，正经八北都是祥德斋的大八件。即便天津八大家，也没有这么大手大脚过。这一来，她看会，人们都看她，看看这个走了红运的小娘儿们怎么折腾法。

虽说她赌气这么干，可是拿钱大把大把往台下撒，也是神气之极。此刻，鹤龄会的鹤童们，舞着“飞”、“鸣”、“宿”、“食”四只藤胎布羽的仙鹤，转来转去，款款欲飞，还朝着她唱吉祥歌。胡妈在她耳边说：

“二奶奶，您瞧，那小童子脖子上套着的银圈圈，就是乾隆爷看会时赐给的。听说，乾隆爷当年是坐在船上看会，还不如您这儿得看呢，嘻！”

飞来凤忽然想到，去年皇会，她还在侯家时，同宝银、自来丑、月中仙几个姑娘子，嘴里嚼着冰糖梅苏丸，在人群里挤得一身臭汗。说不定那姐儿几个现在正在人群里，眼巴巴望着自己呢！想到这里，鹤龄会已然演完，她心中高兴，叫仆人拿点心，赏给敲单皮鼓的、吹唢呐的、舞龙旗的，连同扛软硬对联的，每人一大包；六个鹤童和会头每人两大包。

鹤龄会收获甚丰，兴冲冲就要起行，忽见一人拿着朱漆凳子，“啪！”地迎头一撂，一撅屁股坐下来，大模大样架起二郎腿，翘着下巴朝会头冷口叫道：

“等等。照刚才那样儿，给你三爷演上十八遍。点心包——二奶奶那儿有的是，她替你三爷给啦！”

这几千人开了锅似的热闹场面，好象折一大盆凉水，登时静下来。再瞧这人的打扮可算隔路——

古铜色湖绸套裤，裤腿紧缠着宝蓝飘带，净袜乌鞋，上身一条半长的深枣红拷纱袍子，挺象本地小阔佬，可袍子外边紧巴巴套着件没袖没领的小短衣，象马褂又不象马褂，倒象张七把摔跤时那件坎肩。这件小短衣做工挺讲究，上边套拉着怀表链，胸口上还挂着七八个稀奇古怪、不金不银的牌牌儿。有些在鸟市看过洋片匣子的人，认出这是洋人身上的东西。可是他帽翅上插着那小梳子干嘛用？广东娘儿们好在头发上插一把梳子，随时拢拢头发，但从没见过老爷儿们玩这套。别看这小子一身四不象的俾打扮，还挺得意。好象人人看他这身穿戴都眼馋。

有人才要拿话逗弄他，一瞅他帽子下边瘦瘦的青巴脸，梆子头底下一双横眼，尤其左边那只花花眼珠，一缩脖子赶紧把话咽进肚里。这原来是大混星子玻璃花！

在这城北估衣街上，甭说招他，谁敢多瞧他一眼？连老娘儿们哄孩子都轻轻唱这么两句：“别哭啦，快睡吧，玻璃花，要来啦！”这也算是一种传统教育方式——在怀抱里就加入浓烈的社会内容。

可是，玻璃花今儿要做嘛？

凡是在这一带世面上混日子的人，心里都有数，玻璃花

今儿并不是胡闹来的。要问这根由，那就得提到，他那只花眼珠子的来历。

够份儿的混星子，都得有一段凶烈、带血的故事。

十年前玻璃花还是一个无名的土棍，小名三梆子。有一次，他闯进香桃店，闹着“拿一份”。香桃店是侯家后俗称“大地方”的大妓馆。店大人多，领家招呼七八个伙计操着斧把儿围起他来。那时打架兴用斧把，因为斧把一端是方的，有棱有角，抡上就皮开肉绽。依照混星子们的规矩，必须往地上一躺，双手抱头护脑袋，双腿弯曲护下体，任凭人家打得死去活来。只要耐过这顿死揍，掌柜的就得把他抬进店，给他养伤，伤好了便在店里拿一份钱，混星子们叫“拿一份”。这天，三梆子就这样抱头屈腿卧在那儿，叫人打上一袋烟工夫。他仗着年轻气盛，居然没吭一声。一个在这店里拿份的混星子死崔，将斧把头砸在他左眼上，血糊糊的，只当瞎了。伤好后，眼珠子还在，却黑不黑白不白成了花花蛋子，那个打坏他眼珠儿的死崔，在江叉胡同的福聚成饭庄花钱摆一桌请他，当面赔罪。这死崔心毒手黑，暗中在靴筒掖一柄小刀，只要他闹着赔眼珠，就拔刀下手。谁知道，三梆子非但不闹，却花钱买下这桌酒饭，反过来谢谢他。这因为混星子们不带伤不算横，弄上这点彩儿，正是求之不得。真怪！这世上真是嘛人都有：有的对别人下狠手表示厉害，也有人对自己下狠手显威风；有的把伤藏起来，以为耻辱，有的就挂在脸上，成了光荣的标记。从此，三梆子得号“玻璃花”，也就名噪津门了。侯家后的妓馆，无论小店小班，随他抽份拿钱。遇到客人找碴闹事，花丛荆棘，叫他知道，必来报复。那些身不由主的姑娘子，争着要他当后戳，求他坐

劲，哪个不是他的相好？飞来凤在侯家后也是个人物，没在他怀里打滚撒娇才怪呢！精明人拿这些瓜葛一连，就明白玻璃花今儿成心是恶心攀上高枝的飞来凤来了。天津人管这叫“添堵”。

其实，飞来凤一瞧突然扎进来这人的装束，就认出是玻璃花。虽说这混星子是地道的土造，偏偏喜好洋货，飞来凤脖子上挂鸡心盒的洋金链，还是这小子送的呢！她从良之后，她就一直揪心玻璃花会跟她捣乱，没想到今儿当着成百上千人给她难看。她不知道玻璃花要把事闹得多大。眼下，这小子正犯劲，软硬法子都使不上。如果叫仆人轰他，非惹得他翻天覆地，搅成满城丑闻不可。她急得心里有点发躁。

会头是个识路子的明白人。二话没说，旗子一摇，指挥鹤童们面向玻璃花，一连演两遍。然后走到玻璃花面前拗着笑说：

“三爷，你老给个面儿，改天再去拜会您。”

玻璃花面不改容，声不改调：

“去你妈的！向例出会都兴截会，怎么就不准你三爷？”

“这不是单给您连着演过两遍了吗？”会头小心翼翼，生怕玻璃花借个词儿，闹得再大。

“你耳朵长倒了？没听三爷说，叫你演十八遍！”玻璃花说。

会头给难住了。他明白，绝对不能动肝火，就稳稳当地说：

“三爷，我们这会停了不少时候了，后边还压着三四十道会呢！压长了人家不干。您是天津卫最开面的老爷。三爷您要看得起我们鹤龄会，改日给您演上整整一天，怎么样？”

“去去去，别他妈择好听的说给我！”玻璃花非但不动心，反而把话凿死，“你三爷是嘛人，你拿耳朵摸摸去，说过的话嘛时候改过？”

两下这算僵住了。后边挤上来几个穿戏装、勾花脸的汉子。这是五虎杠箱会的人，压在后边，等不及了。那扮演濮天鹏的汉子，人高马大，再给硬衬的一托，显得魁梧粗壮。他上来对玻璃花一抱拳，说话却挺客气：“您先受我一拜。”声音嗡嗡贯耳。

玻璃花斜瞅他一眼，没当回事，踮着二郎腿，仰脸朝天，故意变尖了嗓音说：

“今儿不刮西北风，怎么吹得夜壶直响。”

人群里发出呵呵笑声。

这一句话把杠箱会的汉子噎回去。天津人说话，讲究话茬。人输了，事没成，话茬却不能软。所谓“卫嘴子”，并不是能说。“京油子”讲说，“卫嘴子”讲斗，斗嘴也是斗气。偏偏这汉子空长一副男人架子，骨头赛面条，舌头赛凉粉，张嘴没一句较上劲儿的话：

“三爷，眼瞅着快下晌了，弟兄们耍了一天，还饿肚子呢！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佛面，也看娘娘的面子，就叫我们快点过会吧！”

“嘛？看娘娘的面子？娘娘的面子也不如二奶奶的面子。那台上堆着都是祥德斋的点心，饿了就找她要去！”玻璃花说着，用他那只灰不溜秋的花眼珠向飞来凤膘一眼。

看来他今儿非要向飞来凤脸上抹一把屎不可了。

飞来凤坐在台上一动没动。站在身边的胡妈看得出，二奶奶涂了红油的嘴唇都发白了。